

CARSON
MCCULLERS

作品

麦
卡
勒
斯

伤心
咖啡馆之歌

[美] 卡森·麦卡勒斯——著 张子漠——译

The Ballad of the Sad

C A F É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美〕卡森·麦卡勒斯 / 著 张子漠 / 译

Carson McCullers

伤心咖啡馆之歌

The Ballad of the Sad

C A F É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心咖啡馆之歌 / (美) 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著;
张子漠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1

(大鱼文库)

ISBN 978-7-5404-8356-2

I. ①伤… II. ①卡… 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7817号

 大鱼文库

伤心咖啡馆之歌

SHANGXIN KAFEIGUAN ZHI GE

作 者: [美] 卡森·麦卡勒斯

译 者: 张子漠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夏必玄

装帧设计: 天行健设计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 刘 玲

图片绘制: 熊 倩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0.2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356-2

定 价: 39.8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经典」



大鱼文库

发现的惊喜 · 阅读的欢愉

目 录

伤心咖啡馆之歌.....	1
十二凡人.....	111
神童.....	113
骑师.....	138
席林斯基夫人与芬兰国王.....	148
客居者.....	164
家庭困境.....	183
树、石、云.....	202
译后记.....	218

伤心咖啡馆之歌

那本便是一个寂寥的镇子，除了一家纺织厂、数栋工人居住的那种带两个房间的屋舍、几棵桃树、一座装了两扇彩色玻璃的教堂和一条百十来码长的愁云惨雾的主街道，便没什么可记述的了。好在每逢周六，还会有四下里的佃农前来做些买卖和扯上一天的闲话，不然这个镇子便真的就只剩下孤寂和阴郁了，一如任何一个荒远偏僻而又与世隔绝的所在。最近的火车站远在社会城，就连灰狗和白巴这两趟长途巴士所跑的叉瀑公路也远在三英里之外。冬季是短暂而阴冷的，带些粗暴，夏季则少不了一片白花、火辣辣的酷热。

八月的午后，你若是沿着主街道走上一趟，那着实是一件百无聊赖的事情。镇子正中央那栋最大的房子，已被

人用木板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低低地倾向右侧，一副随时都要分崩离析的样子。房子本身已是非常老旧，乍看上去还带着那么一点诡异和格格不入的味道，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你突然意识到在许久以前，其右侧、前廊和部分墙壁兴许曾被人粉刷过，心下才会生出几许释然。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粉刷也是半途而废的，不过是让这房子的另外一部分看起来更加阴暗和死气沉沉而已。房子完全就是一副废弃的模样，不过在二楼倒也有一扇窗子并未被封上。因此有时，在下午最是酷热难耐的时候，你便能看到一只手缓缓把百叶窗拉开，然后一张脸便会出现在镇子上方。那是一张兴许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的可怖而又失神的脸：苍白，男女莫辨，一双斗鸡眼突兀地紧贴鼻根，像是在交换着一份无尽而又隐秘的悲伤。这张脸会在窗前逗留约莫一个小时，然后百叶窗便会再次闭合，于是这条主街道多半便不会再有任何魂灵映入你的眼帘。这样的八月午后啊，一旦下班，你是绝对会无所事事的，倒不如去叉瀑高速公路那边走走，去听听那群被锁链拴成一队的囚徒的歌唱哩。

不过，就在这样一座镇子上，确曾是有过一间咖啡馆的。而如今这栋被封起来的房子，在当时方圆几英里范围之内，也真可谓是鹤立鸡群，里边不但有盖了桌布、备了纸质餐巾的桌子，还有挂了彩带的电风扇，每逢周六夜里便会门庭若市。这地方的主人本是爱密利亚小姐，不过要说对其兴旺起主要作用的人物，还是一个名叫李蒙表哥的罗锅。另外，在这个咖啡馆的故事里还有一个人也扮演了部分角色，他便是爱密利亚小姐的前夫——一个可怕的角色，在蹲了漫长的牢狱之后回到了镇上，毁坏一通之后又再次扬长而去。打那之后，咖啡馆便再也没开过门，可它依然还能被人们记起。

这个地方也并非一直就是咖啡馆，爱密利亚小姐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的这栋房子，当时它不过就是一间杂货铺，主要经营饲料、禽鸟粪肥，以及诸如吃食、鼻烟这样的小买卖。爱密利亚小姐是阔气的，除了这间铺子，在三英里外的沼泽地带她还开着一家酒坊，经营着县里最好的酒水。她是一个又高又黑的女人，骨架和肌肉丝毫不让男子，一

头短发从额前一直梳向脑后，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总给人一种紧绷而又形容枯槁的感觉。即便如此，若非生了那双不太端正的眼睛，她也还算得上是一个俊朗的女子。她也不乏追求者，可爱密利亚小姐向来便不把男人的爱慕放在眼里，更何况她本就是一个不爱与人打交道的人。她的婚姻，自然也就和这县里别的婚姻迥然不同了——不但诡异、凶险，且仅仅维持了十天时间，让合镇上下大跌眼镜之余，还全都陷入了云里雾里。这场古怪的婚姻过后，爱密利亚小姐便一直独居，常常把整宿整宿的时间花在沼泽地里的工棚当中——穿一身工装和两只橡胶靴，默默地守护着酒坊里那将灭未灭的炉火。

凡是人手所能做出来的东西，爱密利亚小姐都能把它经营得风生水起。她往周围的镇子贩卖香肠和腊肠，在清爽的秋日里碾高粱，缸里的糖浆色泽金黄而又馥郁芳香；她仅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就在店铺后面新盖了一间砖砌的厕所，在木工方面也还有些手艺。爱密利亚小姐唯一无法从容面对的，便是人。人，除非万不得已或是病入膏肓，你是万万不能把他们攥在手里，在一夜间揉捏出更加值钱

或是有利可图的形状来的。因此，其他人对于爱密利亚小姐的唯一用处，便在于他们的口袋里还能掏出几个大子儿来。在这方面，她可谓相当成功。手里攥着借贷人抵押来的庄稼和财产，家里开着木材厂，银行里存着钱——她就是方圆几英里内最为阔气的女人。若非她总是热衷于上法庭、打官司，她肯定能富得如同一名议员。面对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她都能将自己拖入那漫长而又艰辛的诉讼当中去。据说，这位爱密利亚小姐哪怕是在路上被一块石头给绊了一下，她也能瞪着两只眼睛，本能地观察一下四周，看看有没有可以告上法庭的对象。抛开这些官司不谈，她的生活倒也比较安稳，每一天都和前一天没什么大不同，和大前天也是一样。除了她那段十天的婚姻，并没有什么来打破这一份平静，直到爱密利亚小姐三十岁那年的春季。

那是四月里一个柔软而又静谧的夜晚，时近午夜，天空中带着沼泽地里盛开的鸢尾花的那种蓝，月色澄澈。春日里的庄稼长势喜人，磨坊也已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夜班。溪水下游，方方正正的砖砌厂房泛着黄色的光，把织布机

那似有若无却又笃定的浅吟远远地送了过来。这样一个夜晚，宜聆听远方——黑魑魑的田野对面，便传来了一个人前去交欢时嘴里那不紧不慢的歌谣；宜静坐——或抱一把吉他，或独自一人发发呆。当晚，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可爱密利亚小姐的店铺却亮着灯，门外廊下站了五个人。其中一人是矮冬瓜迈克费尔，此人是一名工头，红脸膛、双手娇嫩有如柔荑；站在台阶最上面的是两个身着工装的小伙子，他们是雷尼家的双胞胎，两人都是瘦长身材、慢性子，各自长了一头白发和一双惺忪的绿眼；另外一人是亨利·马西，一个腼腆而又胆小的男孩，性子温和，行事慌张，就坐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而爱密利亚小姐则站在敞开的门口，倚着门框，套着大胶靴的双脚交叉在一处，颇有耐心地解着手中一条绳子上的绳结。五人都有好一会儿没有开腔了。

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了看空空荡荡的马路，率先开了口。“我看到有什么东西过来了。”他说。

“一头跑脱的犊子。”他兄弟说。

那个正朝着这边走来的影子依然还有些远，看不太真切。月色照在盛开的桃花上，沿着道路一侧投下一片隐隐绰绰的扭曲暗影，空气中飘来了花朵的芬芳、春草的甜香，以及不远处那片潟湖暖洋洋的馊臭味。

“不对。是谁家的小崽子。”矮冬瓜迈克费尔道。

爱密利亚小姐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马路，她已放下手中的绳子，正用黝黑而又纤瘦的指头摆弄着工装裤上的背带。一缕头发垂向额头，她皱了皱眉。几人就那样等在那儿，马路那头不知谁家的狗突然声嘶力竭地狂吠了起来，没完没了，有人吼了一嗓子，让它闭了嘴。那个身影越走越近，一直走进了廊前那片黄色的灯光里，几人这才彻底看清到底来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那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在这个时辰，在这样一个小镇，就这样徒步走来了一名外乡人，这种事情并不多见。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罗锅，高不过四尺，身上一件破烂大衣，仅仅遮住了膝盖；一双罗圈腿，瘦得像是撑不住他那硕大的鸡胸和背后的驼峰似的，可偏偏又生了一颗斗大的脑袋，一对蓝眼深陷在眼窝里，一张嘴巴又小又薄；被风霜浸染

上一层蜡黄的苍白面皮，外加两道淡淡的黑眼圈，让他那张脸看起来更是一副面容模糊而又可憎的模样。他手上提着一只变了形的旧提箱，上面绑了一条绳子。

“晚上好……”罗锅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爱密利亚小姐和廊下四人既没开腔也没搭理他，只是拿眼盯着他看。

“我在找爱密利亚·伊文思小姐。”

爱密利亚小姐抬手拂了拂额前的头发，扬了扬下巴：

“干吗？”

“我是她家亲戚。”罗锅说。

双胞胎兄弟和矮冬瓜迈克费尔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着爱密利亚小姐。

“我就是，”她说，“‘亲戚’？你什么意思？”

“因为——”罗锅再次开了口，但却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像是随时都会哭上一鼻子。他把箱子搁在了最下面一级台阶上，但手并未离开提手。“我妈叫芬妮·杰瑟普，是奇霍人，大概三十年前离开奇霍，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我记得曾听她说起过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叫玛

莎——我也不记得是同父异母还是同母异父了。今天在奇霍，他们告诉我说那就是令堂。”

爱密利亚小姐把头微微转向一侧，面无表情地听着。即便是在周日，她也向来都是一个人独自吃饭；她们家从不会有成群结队的亲朋好友到访，她也从不会把自己当作是谁的亲戚；她确曾有过一位姨外婆在奇霍开过车马行，可现如今早已离世了。除此之外，她便只有一位远房表哥，住在二十英里开外的一个镇上，不过此人和爱密利亚小姐不大对付，两人就算是偶尔在路上打个照面，也不过是各自朝着路旁啐上一口。也有人曾机关算尽，一次次地想要和爱密利亚小姐攀扯上一丁点儿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但自然都没能得逞过。

罗锅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嘟囔了一些既让廊下几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和眼下话题扯不上半点关系的人和地名。“你瞧芬妮和玛莎·杰瑟普是姊妹，我是芬妮和她第三任丈夫的儿子。你瞧这样一来你和我可不就是——”他弯下腰解开了箱子上的绳子，那双如同麻雀爪子一般的脏手开始哆嗦了起来。箱子里边全是各式各样的

垃圾——几件破衣烂衫，一些像是缝纫机零件的古怪废品，以及别的一些一文不值的货色。罗锅在那堆东西里边翻了一气，摸出一张老照片来：“这张就是我妈妈和她姊妹的照片。”

爱密利亚小姐没有说话，只是把下巴缓缓地左右来回动着，心里的想法就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矮冬瓜迈克费尔接过那张照片，举到灯光下看了看，只见上面是两个皱皱巴巴的苍白孩子，大约两三岁的模样，两张白白花花的小脸模糊成一片，指不定是从谁家的相册里得来的一张旧照片。

矮冬瓜迈克费尔不置可否地把照片递了回去。“你打哪儿来？”他问。

罗锅的声音犹疑了起来：“我在旅行。”

爱密利亚小姐依然没有说话，只是靠在门框上，俯视着罗锅。亨利·马西不安地眨了眨眼，两手搓了搓，随即悄无声息地离开底层台阶不见了。他这人心善，而罗锅的境遇恰好又触动了他的内心，因此不愿等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爱密利亚小姐把这个初来乍到之人从她的地盘上赶出

去，再逐出小镇。罗锅同他那只敞开的箱子一起站在最下面那级台阶上，抽了抽鼻子，嘴唇开始颤抖了起来。兴许，他也意识到了身为一位只带了一箱子破烂的不速之客，就这样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爱密利亚小姐的亲戚，是多么不堪的一件事。总之，他突然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呜呜哭了起来。

一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罗锅就那样走到了店铺前，然后一屁股坐下哭了起来，这同样也是一件并不常见的事情。爱密利亚小姐又往脑后拂了拂头发，另外几个男子则面面相觑，颇有些尴尬。镇子上下，万籁俱寂。

终于，双胞胎里的一个打破了沉默：“他要不是一个活脱脱的莫里斯·范因斯坦，可真是见鬼了哩。”

所有人都点了点头，因为这是一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老话，有着其特殊含义。不过，罗锅却哭得更加起劲了——因为他不可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莫里斯·范因斯坦是一个人，曾在这个镇上住过几年，是一个机灵活泼的犹太小伙，每天都要吃白面包和大马哈鱼罐头，可要是谁叫上他一声“基督杀手”，他指定会哭上一鼻子。后来，